

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

光沉着，神情冷峻，自在自信地直视画外——她不再是“被看的人”，她是“看别人的人”。

一个天纵奇才的画家，作品令人赞叹。而令我不禁驻足的，还有她和潘赞化的家书。世俗眼光看潘赞化是她的救赎者她的恩人她的伯乐，毫无疑问是属于上位的，但看潘的措辞：“玉良，你是我平生最敬爱的人，你的志气横贯古今，你的心胸包举四海”“你努力吧，你的前途是光明的，是真实的，也是不虚的，是荣誉的。我又何等侥幸助此成功之人成功。”“容比当年尤妩媚，情愈曩昔更缠绵。愿为鲛鲛不为鲛，只羨鸳鸯不羨仙。”这般心灵相通两个人，从1937年潘玉良再度赴法后终未再见。或许潘玉良画作中的孤独与倔强，也正是她人生经历的写照。

## 以东方之笔，承西方之光

和“琢玉生辉”同期展出的，还有中国美术馆的“从达·芬奇到卡拉瓦乔”。一天之内连续跑完这两个展子，会有种微妙的和谐和错位交织的感觉。达·芬奇的绘画是一种科学，透视、解剖、光影规律运用得透透的；提香的光影美妙绝伦，金色的光线落在花神的肩头，连发丝都浸着生命感；卡拉瓦乔更是独树一帜，漆黑的背景里火红衣着的人物像被舞台追光照着，粗粝的真实感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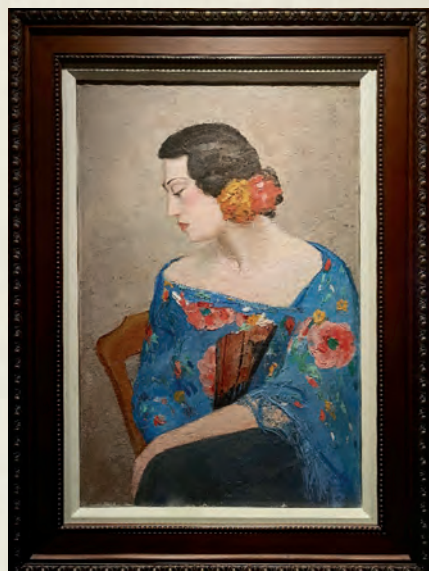
潘玉良晚年聚焦中国民俗舞蹈的代表彩墨作品，完美践行“合中西于一冶”的艺术追求。



本周博物

## 《带花执扇女子》

潘玉良的代表作之一，以中国传统线描和西方油画光影展示了女性韵味。



得人心里一动。

潘玉良在巴黎学到的，就是这一套。她的油画底子是用西方的用色逻辑，造型能力是从学院派写实训练里磨出来的。但她没有亦步亦趋。她骨子里有一根东方线条。画完油画轮廓，转身就在宣纸上用毛笔勾线，用点彩法填背景，把西画的色彩和空间感塞进中国画的材质里。这种“合中西于一冶”，不是简单地把两种东西拼在一起，而是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，画的是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世界。虽然和达·芬奇的精细构图不沾边，也不似提香温润光泽的视觉感，但充满着“我就是这么画”的劲头，就好像把自己的人生和来历也都一笔笔画进线条里。

琢玉生辉。还好这世上有种种宿命般的相遇，有种种石头般偏不认命的倔强，让她把自己从烂泥里拔出来，用一辈子把自己雕琢成器，在艺术的长河里永远熠熠生辉。民